

季克良在茅台厂可以说是绝对的“神”一级人物，虽然他已经退休多年了，但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无人可比。他是茅台厂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出身的大学生，于1964年9月来到了茅台镇，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同班女同学徐英，后来成了季克良的爱人、酒厂的高级工程师。

1964—1980年，季克良参与和主持了酒厂诸多重大技术与工艺革命性的改造工程。1981年他出任茅台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；两年以后他出任厂长。1996年茅台酒厂改制，季克良担任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。2011年10月至2015年9月他不再担任“一把手”后，仍然被茅台厂聘任为“名誉董事长”和技术总顾问。2015年退休至今的季克良仍然在仁怀住着，每天几乎都在为“茅台”的事忙碌着。

1963年，全国第二次评酒会公布结果，上届名列第一的“茅台”竟然退到了第五位，前四名均是浓香型白酒，“茅台”是酱香型酒。“国酒”如此惨败，惊动了周恩来。轻工部门立即派人到“茅台”查问题，后来发现，造成名次下降的原因并非“茅台”质量存在缺陷，而是评委构成和资质有问题：白酒本身分为多种香型，而此次评酒的评委多数喜欢浓香型的，所



何建明著 作家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

以“茅台”这碗“红烧肉”被放进了“回锅肉”中评比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但在当时，茅台酒厂的“名次下降”的风浪，引起了国家轻工部门高度重视，“茅台”酒厂从此迎来了第一位大学生。

“我当工人的那几年是跟着李兴发师傅的，他是1952年进的厂，是‘茅台’国有化之后第一代骨干和领导，1956年当了副厂长，主管技术生产。他对‘茅台’酿酒技术的研究与总结具有划时代贡献，我跟着他的3年时间实在太重要了。那时他当车间的酒师，我是他的记录员，他对每一项传统酿酒技术的总结与经验归纳，都成了我对神秘‘茅台’工艺所思考的一个个触点……”

李兴发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季克良刚到酒厂时，就对“茅台”工艺总结出了三大典型体，即酱香、窖底香、醇甜香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“茅台”，是由这三

《茅台——光荣与梦想》选载之四·至此结束

## 茅台酒香的奥秘

种典型体酒所精心勾兑而成的独特酱香型白酒。季克良把李兴发科研小组发现的“茅台”香型三分法勾兑酒的方法，用论文形式发表了出来。1965年在四川泸州召开的第一届名酒技术协作会上，茅台厂的代表宣读了这篇《我们是如何勾酒的》技术论文，从此让奇绝而传统的“茅台”工艺走到了理论层面，揭开了神秘面纱。

季克良的这篇论文发表后，中国的白酒评判才走上了“正道”：从此有了酱香型、浓香型、清香型和米香型酒之分。茅台酒就属于酱香型，五粮液就属于浓香型，汾酒现时属于典型的清香型。同时，由于对白酒香型在科学与理论上第一次进行分类，也终结了人们在白酒认识上的“糊涂时代”。在接下来的1979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评酒会上，便是按不同香型来进行选拔，并且第一次对各种白酒类型的风格有了科学的统一文字表达，即：

酱香型酒：酱香突出、幽雅细腻、酒体醇厚、回味悠长。浓香型酒：窖香浓郁、绵甜甘冽、香味协调、尾净香长。清香型酒：清香纯正、诸味协调、醇甜

柔口、余味爽净。米香型酒：米香清雅、入口绵柔、落口爽净、回味怡畅。

中国人爱吃，美食文化博大精深，而所创造的酒文化更是神奇无比，好像只有酒才能让李白、杜甫这样的诗仙、诗圣恣情快意，留下诸多经典的诗篇。大众饮酒也体现出异彩纷呈的妙趣，其对口味的描述丰富多彩，比如“醇”“绵”“爽”“净”“滑”等等。从科学的层面分析，白酒的主要香气成分是低级脂肪酸酯和低碳的羰基化合物；主要呈味物质是酸类、高级脂肪酸酯和多元醇；此外，酚类化合物、芳香族化合物也是某些酒的重要香味成分。

不同香型的香气主体也是不一样的：浓香型酒包含了己酸乙酯、丁酸乙酯；清香型酒包含了乙酸乙酯、乳酸乙酯；而酱香型酒主体香气至今仍然未能确认，它的风味物质种类高于浓香，但含量低于浓香。另外，酸在酒中，如果比例适当，会清爽利口、醇滑绵甜；含量少，会寡淡、后味短；过量，会酸味重、刺鼻。而酯类是香味物质中种类最多、对香气影响最大的。它们在酒内以不同的强

度放香，形成白酒的复合香气，衬托住主体香韵，形成白酒的独特风格。综上，香型不是厂家设定的概念，而是为了便于研究和分类管理。不过时至今日，也确实有厂家为自己的产品命名新的香型，以突出产品的不同之处。

而关于什么是“酒香”，其实本身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因为香气是产品的一种属性，其本源是产品。就连季克良自己也说：我对“茅台”的香味描述只能是“边边角”，因为“茅台”的微生物形成和成分有数千种，我们能够认识的微生物才100多种，所以多数的“香味”到底是怎么形成的、香到什么程度、有什么样的独特性，还无法用文字来表达清楚。“茅台”的神秘与高贵之处也在其中。

而我所知道，“茅台”最核心、最保密的就是它“以酒勾酒”的勾兑技术——这个诀窍对所有外人是绝对保密的，即使厂长也不一定掌握与了解，只有少数勾兑大师才有机会接触其核心，“茅台”的勾兑不是简单的比例调兑，它是由不同年份的酒与新酒进行反复的、递进式的叠加过程，蕴含着一种历史沿革的进程。它是历史的沉淀和技艺的传承，所以它微妙无穷，所以它芳香无比，所以它高贵如金。

### 相逢在北京

1951年年底，唐湜接到巴金来信，邀他去上海文协工作。唐湜对上海情有独钟，1946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借读，结识了李健吾、臧克家、陈敬容和曹辛之。此后两年里，唐湜参与臧克家领衔发起创办的《诗创造》编辑，并与诗友曹辛之、辛笛、陈敬容、唐祈等一起创办、编辑《中国新诗》，收获了许多富有理想色彩的美好和温馨。

唐湜只身来到上海，在上海文协外国文学组工作，与翻译家周煦良等一起翻译苏联短篇小说，集体翻译并出版了《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集》，他个人翻译并出版了《坡道克之歌》（安东诺夫作）。三个月后，他回到温州，继续在市立中学教书。

1952年春天，唐湜收到诗友唐祈的来信，时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小说散文组组长的唐祈，邀请他去北京人民文学杂志社一起工作。这让唐湜喜出望外。可当时书信往来和车马速度都很慢，待唐湜到达北京，唐祈所说的位置已经有人了，他只得先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教书。

诗友曹辛之也在北京，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科长。好友相聚，分外欢喜，他们仨时有在一起赏诗品酒聊文坛。有一次聚会，唐祈把杜运燮带来了，唐湜和曹辛之见到神交已久的杜运燮，既惊讶又高兴，连忙询问他的近况。杜运燮说自己1946年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，既当过中



曹凌云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22年11月出版

学老师，也当过报社翻译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回国，途经香港，在香港《大公报》担任了文艺副刊编辑兼《新晚报》电信翻译，1951年来到北京，在新华社国际部当编辑。

几天后，曹辛之告诉唐湜，袁可嘉在党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工作。唐湜与袁可嘉通信较多，但从未见面。于是，曹辛之就带着唐湜去英译毛选委员会的办公地北京西城堂子胡同17号的大院里找袁可嘉。袁可嘉见到唐湜和曹辛之，喜不自胜。袁可嘉和唐湜同是浙江人，说起话来更有亲近感。袁可嘉还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的工作：英译《毛泽东选集》的主持者是美共中央中国局的创始人之一徐永焜，委员会里汇聚了众多中英文精深的学者，有金岳霖、钱锺书、黄子通、杨庆堃、陈振汉、王佐良等。

唐湜一听自己一向仰慕的钱锺书也在委员会里，就向袁可嘉提出能否带他冒昧地去拜访钱先生。袁可嘉欣然答应。唐湜曾托李健吾给钱锺书捎过一

《生为赤子——唐湜与他的文友们》选载之四·至此结束

## “九叶诗派”的聚拢

本《意度集》，李健吾和钱锺书是亲密的清华同窗，不料钱锺书读了《意度集》，写信给唐湜说：《意度集》“能继刘西渭（李健吾笔名）学长的《咀华》而起，而有‘青出于蓝’之慨”。

眼前的钱锺书40岁光景，穿着长袍，与唐湜、曹辛之交谈并不敷衍，说自己是从清华大学奉调而来，是 miser of time（时间的小气鬼），工作之余偷工夫读自己想读的书，但对《毛泽东选集》的翻译一定要认真。他亲切自然，不经意间流露出幽默风趣来，让人开怀一笑。

### 进入《戏剧报》

1953年深秋，唐湜遇到久别的狱友李河。1939年夏天，向往革命的唐湜为了追求理想，第二次来到西安，欲赴延安，不料被国民党逮捕，关押在西安监狱里，与李河成为同狱难友。李河是安徽人，共产党员。后来唐湜由同乡营救才获得自由，李河也在友人的帮助下出狱。

1954年2月，唐湜经时任《剧本》月刊编辑部主任的李河介绍，进入《剧本》编辑部工作。正在那时，《戏剧报》（月刊）创刊，缺少人手，负责人到《剧本》借用人员，就把唐湜借去了。《戏剧报》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机关报，社长是著名剧作家田汉。唐



1980年代九叶诗人相聚，从左至右：杜运燮、郑敏、袁可嘉、曹辛之、唐湜

湜到了《戏剧报》，被分派在戏曲组，任编辑兼记者。唐湜去北京的初衷是从事诗歌创作，但他熟悉中国戏剧艺术，对外国戏剧也素有研究，就放下诗笔，专事戏剧工作。

华东戏曲会演在上海举行，展演华东各省市的地方戏，精彩纷呈，唐湜看了一个月，大开眼界。有一天，来上海观看会演的田汉把唐湜叫到自己的房间，递给他一大沓剧本、参考书，口授简单的提纲，让他起草一篇纪念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阿里斯托芬的文章，期限是一个星期。唐湜不再去看戏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个星期后，交给田汉两万字的稿子，田汉看了稿子表示满意，做了几处修改后让秘书拿去打印，不久，这篇文章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文艺报》上。

### 诗友畅谈

1955年5月的一天，唐湜听

说穆旦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，就与他取得了联系。穆旦得知唐湜在北京，立即动身来京相见。此前唐湜与穆旦已于1949年元旦在南京见过一面，顿成至交。

唐湜引穆旦去见唐祈与曹辛之，穆旦与他们虽是第一次见面，却已有故交知己的情感。穆旦请诗友们到王府井大街上的萃华楼吃烤鸭。此后，穆旦几乎每月来一趟北京与诗友相聚，当时他在系统地翻译普希金、拜伦、雪莱、济慈的诗，每出版一本就带来一本送给诗友。

1956年端午节，臧克家等人正在筹备的诗刊社邀请在京诗人参加诗歌朗诵会。唐湜与穆旦、曹辛之、陈敬容、袁可嘉、杜运燮应邀参加，和当时活跃在诗坛的青年诗人公刘、北京三联书店编辑刘岚山坐成一桌。已调到《诗刊》编辑部任创作组组长的唐祈忙着张罗这次活动。一会儿，唐祈带来一位端庄秀美的女诗人，也坐到这一桌，她就是郑敏。唐湜、曹辛之、陈敬容、唐祈都是第一次见到郑敏，第一次握手相聚……

1981年7月，《九叶集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这是辛笛、陈敬容、杜运燮、杭约赫、郑敏、唐祈、唐湜、袁可嘉、穆旦九位诗人的合集，共选了他们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诗作144首，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。他们逐渐形成并奠定了独具一格的“九叶诗派”，确立了他们在中国文坛上应有的地位。